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十五

列傳五

王播

弟炎起子式起子龜

李絳

子璋

楊於陵

王播字明敷

其先太原人

曾祖璿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

恕揚府參軍

遂家焉

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

賢校理

補盤屋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

再遷監察御史

雲陽丞源威季生賄

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

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

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

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

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

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頗薦之於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卽位除駕部郎中

新書員外郎

改長安令

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

取均其罰

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所稱

關中

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

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吳領

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韃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

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昇爲江淮院官昇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昇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鏘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昇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卽位皇甫鏘貶播累表求還京

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使
十月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
臣率多假借播因鹽鐵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
危啟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
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
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
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
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
敬宗卽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
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

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間啟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旣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歛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闔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

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卽位就
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盃
三千四百枚玉帶十有三綾絹二十新書四十萬疋六月拜尚書

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郡公太清

宮使

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

四年正月患喉

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敬播出自單

門以文辭自立踐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沈浮不存

士行姦邪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

胥吏盈庭取決簿書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

此爲適

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

播子式

新書作起子

弟炎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鐔
鐔

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
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
充掌書記入朝爲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
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拜中書舍
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
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
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九精先是貢
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

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

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

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

貢職也

李齊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

出爲河南尹入爲

吏部侍郎文宗卽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爲僕

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大和二年出爲陝虢

觀察使兼御史大夫

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

賊死不報

四年入拜尚書右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

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

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

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
糴以邀善價起嚴誠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
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爲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
射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
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爲
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
訓卽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爲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
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
判戶部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
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

帝數訪逮時政因積兩願寬
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

忘人過以解
帝錮人意

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

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

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

帝題詩太子笏以賜

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

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

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

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

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元

云禋煙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

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
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
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
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
於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
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
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從之爲太子廣
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
學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
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

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武宗卽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宏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封魏郡公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

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有關政飛表以聞宴賜頗

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

宣宗初檢校司空

大中元年卒

於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文懿

喪還命使者弔

其家葬及祥亦如之

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

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勝子對故名曰

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

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

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

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

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
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
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
往其閒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
一謝陳情曰臣才疏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
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
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
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爲宣歙團練觀察
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瑒貳宣歙
及瑒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

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
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
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自效
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
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
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
羹

羹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
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皆辟爲從事蕭邁作相奏授
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爲侍御

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

部尚書

式以門蔭

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

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

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為中丞歸融所劾出為

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

大和中為晉州刺史節鄆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

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恤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

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

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

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

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紆齊人浚濠繚柵外植

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

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忠武戌卒服短後褐

以黃昌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

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

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披甲引家僮

乘城責讓矢旃交發叛者走翼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
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
臘慕義悉入獻咸通初為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
亦還所掠王民

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

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

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畧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
右官要皆曰兵衆則饋多當惜天下費式奏曰盜若猖
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
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
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
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
回鶻選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
鄉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
鹽之利慈谿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
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
死式有威畧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檢校工部尚書為徐州

節度使

詔許滑兵自隨

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

子嘉之

會詔降武寧
爲團練罷歸

後累歷方任

終左金吾
大將軍

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

累遷右補闕集
賢殿直學士

兩辟使府

白敏

中辟署西
川幕府

大中初入爲監察御史咸通初由駕部郎中

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

稱得人

拜御史
中丞

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

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

加門下侍郎尚書
左僕射超拜司徒

時宰相韋

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

卽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汴州

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保衡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
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

上疏所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案鐸罷
相新紀在咸通十四年六月舊紀在乾符元年正月據

新書則鐸為保衡所逐據舊書則鐸緣保衡而罷案鐸為保衡主文故引以為相不應又遽逐之也疑當從舊書為正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為已任士友推之乾符二

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又鄭

畋數言其賢乃復召鐸拜右新書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新書六年誤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

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

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

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兼侍

中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

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暮年之間

武備嚴整時兗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
家世將才奏用爲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
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畧微
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
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爲棧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
之係甲兵五萬皆爲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
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
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貶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未幾召拜太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爲都統駢內
辛多難數偃蹇師少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而外逗撓

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鐸感慨王
室每人對必噫鳴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 盧攜

得罪天子用鄭畋爲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

復以鐸爲侍中

檢校司徒中書令

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充

諸道行營都統

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贊裴樞王博等

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禁軍山南

東蜀之師三萬營於盤屋東進屯靈感寺明年春充郾

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

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尚讓爲宰相傳僞命天下藩

帥多持兩端旣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

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

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陀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加中書令鐸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知也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兗州王敬武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已旣逐賊出關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

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已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旣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節度使時楊全玫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

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

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

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

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泊

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

啟四年十二月也

鐸弟鐸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仙芝來攻鐸拒

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

新書宰相世系表作

崗官終邑宰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

科授祕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

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

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
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爲己任憲宗卽位叛臣李錡阻
兵於浙右錡旣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
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害
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
非所謂式遏亂畧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
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矣憲宗嘉之樞密
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敕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
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
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
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諡號
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
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

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宏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時中官吐突承璀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

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

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

欲使絳爲之頌絳將遺錢千萬

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

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罽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閭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旣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

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

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

石令使者勞論絳

其碑遂止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

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絳漏其謀帝召絳議

欲逐細絳爲

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

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

開白乃免

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災譏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璫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璫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璫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

陛下何以處之哉

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

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

署所上疏稟
焚之以俟命

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邪絳前

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

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

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

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

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

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

其誠切改容慰諭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

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

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

人依前翰林學士翼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
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
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
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旣盡
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烏重胤璠璠署昭義留後絳曰承
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
豎就禽方收威柄遠以偏將莅本軍網紀大紊矣河南
北諸鎮謂陛下陷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
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
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旣往代
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
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
膚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
出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
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

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
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
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
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
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放諫小臣
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
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
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
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
何邪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
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
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
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
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
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
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
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六年猶以中人之故
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

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

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

用官物以結私恩

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畜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

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

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

承瓘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瓘爲

淮南監軍翼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鯁直多所規諫

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瓘故絳尤惡之

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

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方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

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

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

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

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

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元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元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已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致兩都覆

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啟導縱逸生
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阡戶凋耗府藏空
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
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鑒於化源實天下
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
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
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
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
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
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

過不悛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

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

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迨無以護失爲慮也

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

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

創皆絳之謀也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

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

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強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方

臭不能事必假權於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

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

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

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

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他

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

特授安得同故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於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汙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墮機事哉從之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

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翼日上御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論採擇事非卿之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

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

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

知此過

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

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

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

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

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

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

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

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

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

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

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

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

絳因言瀕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

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
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
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
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
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
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
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
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
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
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
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
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八年封高

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

書

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

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
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堠不明城無完堞
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
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
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旣至虜

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十年檢校

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

承瑞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

日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

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鏘惡絳祇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鏘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穆宗卽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充海節度觀察等使

案紀二年八月自留守爲潼關防禦使無正月拜充海
文充海是年乃曹華八月始以高承簡代此疑是潼關
之拜但作正月亦非
新書充海潼關皆無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徙東川四年

就加檢校司空寶祿初入爲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
義節度使劉悟卒遣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
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
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
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
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
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

相遇於道播不爲之避絳奏論事體敕令兩省詳議咸

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

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卽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本紀檢校

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三年冬南

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

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

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

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

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

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聚趨府劫

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

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

事聞諫官崔戎

等列絳冤

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

廟算出總師千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搢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

我烈祖格於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

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

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

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摠

沈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諡曰貞賻布帛

三千段米粟二百碩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降

在焉獨留中終所論事萬餘言其錫夏侯攷以授蔣偕次為七篇子璋項

璋字重禮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

為監察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常盤車載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

轉侍御出刺兩郡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新書宰相世系表作德鄰

楊於陵字達夫宏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爲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爲鄂岳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

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

書山水爲樂湜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歷

考功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

如式於陵駿之大協物論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遷右司郎

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

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

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爲實媒

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爲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

獻遺無所納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

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人越

機請出米三十萬石拯贍貧民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

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

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山是京師豪

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

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辟韋辭李翱等在幕

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

軍政於陵奉公潔己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

宗驚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答吏剔挾其賊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邪賴宰

相裴埒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

振終自得罪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檢察姦吏調補平

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顓屯田員外郎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爲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顓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厯年深朽斷吏緣爲姦奏換大厯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厯令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干於陵請爲己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

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

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

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

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

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

地爲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

青十二州宣慰使

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

還奏

合旨

會浙西觀察使李絳死皇甫鏞素忌於陵薦以代脩帝不之可

穆宗卽位遷戶部

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

厯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

新書少傅封宏農郡公

旋以

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宏雅進止
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
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
十八冊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嗣
復自有傳景復位終同州刺史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
科位終中書舍人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
登進士第者十人嗣復子授技拭攜紹復子擢拯據揆
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
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

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驤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
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訏
謨相府嘉言啟沃不以身爲糜軀將壇沒有餘裕楊僕
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
行已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
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唐書卷第二百十五

唐書卷第二百十六

列傳百六

韋夏卿

弟子瓘從新書增

王正雅

從新書增

柳公綽

子仲郢

仲郢子璞從新書增

公綽弟公權公綽伯父子華

子璧

華子公度

崔元亮

溫造

父輔國從新書增

郭承嘏

殷侑

子羽羽子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厯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

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爲常州刺

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

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於朝遂爲聞人改蘇

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

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爲軍人立

爲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爲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

所干請密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轉京

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尙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

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諡曰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

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

弟員友善撫孤姪恩逾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

皆一時名士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

士頗得才彥

如路隨張賈李景儉等

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正卿子瓘字茂宏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

善德裕罷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

德裕罷貶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王正雅字光謙

新書宰相世系表正雅祖名光謙不應以祖名爲字然案兩書王翊傳皆不言

父光謙表蓋因下文尹字而誤

其先太原尹

尹當作人

東都留守翊之子伯

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諡曰

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

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

察御史三遷至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爲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

翊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
刺史衆仲子凝

凝字致平

新書字
成庶

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十

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爲文士所稱再登進士
甲科崔瑊領鹽鐵辟爲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
崔龜從奏爲鄆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
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爲節度副使人爲起居郎歷禮部
兵部考功三員外郎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
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爲同
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

侍郎徵疑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

行爲其所怒出爲商州刺史

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治賦羨銀常權直

以優吏奉疑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

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

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

僖宗立

入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

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祕書監出爲河南尹檢校禮部

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

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自嶺表

北歸

案紀廣明元年黃巢始自嶺表北歸此傳下文云乾符五年則巢尚未入廣此句誤

大掠淮

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援之儔犯

令凝卽斬之以徇

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珣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

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命別將烏穎新書代

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時江南環境為盜區凝賊怒引

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以強弩拒采石張疑機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

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

行凝卽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涓四

舍至南陵未食卽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

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

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

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

舍奪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

族子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退去時乾符

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

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

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宜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八月

卒於郡時年五十八

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無子以弟子鏐爲嗣鏐

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

新書字寬小字起之

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

士曹參軍父子溫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

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貞元元

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

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

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

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

歲稔復初家

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尙浮靡慈隰觀

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

史

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耶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

去

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

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

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

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

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

品類旣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

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唯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

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嘉之翼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

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也卽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者豈非爲兵事邪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卽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

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沈之於江行

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

克捷十一年入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當從新書作平遣公綽

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

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

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

乃解巡使帝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

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

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

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

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都無

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卽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宏病自河中入朝以宏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僚問疾宏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臥令子弟傳言邪宏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尙書左丞

改禮部尙書以祖諱換左丞

又拜檢校戶部尙書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一賊賄一舞
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之曰賊吏犯法
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
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
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
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
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
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
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
境雖驗何益乃沈之於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

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卽位加檢校左僕射

寶祿元年入爲刑部尙書二年

案紀當是大和元年

授邠州刺史

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爲刑部尙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

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考
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
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
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
綽至鎮召其酋朱邪執誼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
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
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効六
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尙書徵還京師四月卒

以病乞代

授兵部尙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
議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爲我自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
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贈太子太保諡曰成

新書
諡元

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

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已子

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

於人子孫其昌乎

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

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侍郎

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

仲郢字諭蒙

母韓卽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

元

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江

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
名教安能及此入爲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
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柏射殺之法可以
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
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
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
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
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敕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
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
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

元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外官員仲郢曰諸
州每冬申闕何煩牒邪倖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
千二百員時議爲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
御史崔元藻覆案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
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
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媿卿忠言德裕奏爲京兆尹謝
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
章門館德裕不以爲嫌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
禁私製者北司史人粟違約仲
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爲
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

新字

新書淮南鑄會昌字案食貨志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宣宗卽位盡黜

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據此則非新字及會昌字且不獨於淮南矣

後竟爲僧人

取之爲像設鍾磬紇干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爲禁軍

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爲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

權知尙書吏部銓事

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

者持闕簿令自閱卽擬唱吏無能爲姦

宣宗卽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爲鄭

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內大理甚

獎之俄而墀入輔政遷爲河南尹莅事踰月召拜戶部

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

祕書監數月復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

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
惠養爲本何取類也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
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
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
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
正帝悟乃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新書尙書咸通初
賜謙遣還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案紀大
年封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乂
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

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

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

感之因決贓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南鄭令權奕以罪仲

郢杖之六日死貶雷州刺史踰年爲虢州刺史數月檢

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

華州刺史不拜數月咸通五年以本官爲鄆州刺史天平軍

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

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

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

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

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
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絢爲宰相頗不悅
仲郢與絢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媿於昔人吳
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
絕蒸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
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

鎮廩無名馬衣不薰香

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

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獨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

不能自歸者斥稟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

迹畧相同

退公布卷不捨晝夜

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

焉學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

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

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

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璞珪

璧珪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

祚長麻斷自漢武帝紀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

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

後序述紀甲麻為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為然終

郎著作

珪字鎮方新書字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杜棕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棕徙淮南歸其積俸

珪不納棕舉故事為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宏文館遷

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

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為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

養詔可始公綽沿家埒韓滉及

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事

壁

字賓玉

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

人韓琮李商隱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

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

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

再轉屯田員外郎

僖宗幸

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玘應兩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爲度

支推官踰年拜右

新書左

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爲節度副

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爲掌書記湜再鎮

澤潞復爲副使入爲刑部員外郎湜爲亂將所逐貶高

要尉玘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

此尋出爲廣州節度副使

解中橘熟既食納直於官

明年黃巢陷廣

州郡人鄧承勲以小舟載玳脫禍召爲起居郎賊陷長

安爲刃所傷出奔行在

再遷中書舍人

歷諫議給事中

御史中丞位

至御史大夫

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召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爲相中官

譖玳脫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

玳嘗著書誠其

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已一

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

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

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

承世胄者修已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

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
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
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
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
爲末事以氣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
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
如儻來去去與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
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
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夏楚雖用不可恣褊狹
之胷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

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已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倭已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

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
五不是甚於瘞疽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
前賢炯戒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
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
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
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董生有云
在門賀者在問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
門弔者在問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
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
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
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堂
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
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
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

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昭羅織獄家徙嶺
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廩下髮爲
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
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裴以迎矣今
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等衍乃天之報施也
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
載夕食醢葡萄而巳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
位寶氏女歸請曰王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
錢豈於女惜但釵直如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
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
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
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
青衣齋銀罍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
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
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
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
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
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舒相國元興與李
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
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

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倣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柯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卽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

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
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
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
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宏文館學士文
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
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
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
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
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
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

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畱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采却授卿諫議大夫翼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收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收是尙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

何事議論邪公權曰以收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
言收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
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
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
還收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卽
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
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悅左授太
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
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
羣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

歸事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以太子太保致仕居三品二品

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

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勲戚家碑版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筍絨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書自扁鵲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泠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

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
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爲嚴武西蜀判官奏爲成都令

累遷池州刺史入爲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將代宗幸

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爲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爲昭應令尋檢校金部郎

中修葺華清宮使設棘圍於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

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畧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

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

謂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死之一元載欲用爲京兆尹未

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爲墓志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

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

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度公器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元亮字晦叔山東磁州昭義人也元亮貞元十一年

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

江湖父喪客高郵臥苦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

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出爲密湖曹

三郡刺史出爲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犢騎官籍蹄噉故吏得爲姦元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

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每一遷秩謙讓輒形
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拜

於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
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
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元亮首率諫官
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
其諫欲寘申錫於法元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
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
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
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
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元亮繇此名重

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宏農便其所請乃授

檢校左散騎常侍號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年六十六

贈禮部尚書中外無不歎惜元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

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涇陽正首邱之義諸子如命始元亮登第純亮寅

亮相次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元亮最達元亮孫貽孫

位至侍郎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大雅

四世孫佖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

太常丞一謝嵩卽去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

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事人號其居壽州日處土壘

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鄰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畱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畧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

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

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

長慶元年

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授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卽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

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
至范陽劉總具橐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
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遷殿中侍御史總遂移家入覲

朝廷遂以張宏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宏靖鎮州殺田宏

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

以起居舍人

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深

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
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在
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
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
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

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
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大和

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

將及

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
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

宰臣兩省京兆尹中

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
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
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
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敕
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卽合待罪

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溫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

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旣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逢卽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

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寶等六人刑於都市遷
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
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
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
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
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
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
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
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
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回謁見造

卽畱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衛隊五百人爲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旣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卽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劒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邛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血流四注

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

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

其親

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

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

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

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畱守判東都尚書省事

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

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

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

頃七年

紀八年此誤

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

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

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

翁山爲侯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

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

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兄邈弟遜邈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

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去子璋嗣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

史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

盧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咸通初爲

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

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璋政嚴明懼之相率入爲逐璋詔徙邠寧節度

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

加檢校吏部尚書

會同昌公

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新書仰藥死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暉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卽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張宏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郎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

鄭注爲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

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搢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概臨事俊辯旣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

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
言欲畱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
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
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
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
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
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歷元年檢校右散
騎常侍洪州刺史充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
爲衛尉卿文宗初卽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
欲加兵鎮州詔五品以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

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兇
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
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
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
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
滄德齊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
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
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
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
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

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權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

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
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
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
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
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庾承
宣代還其年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
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匹大理
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爲重止令削三
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
習法律三犯不同卽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

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卽以贓致罪頻犯者

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

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

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

年復召爲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

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

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

金十斤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

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侵牟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侑薄其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其年七月檢校

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坐減兵不
先論啓二

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爲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子羽大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盈孫乾符末爲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爲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爲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和三室因光

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神主
本司載行至鄆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合先製造宰
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
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爲
復別有商量敕付禮院詳議時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
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廟制
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案舊制十一室二
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
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
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

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太廟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參詳謹案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卽於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敕旨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

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
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
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祇見宗祧
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
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
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
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

所守轉祕書少監

終大
理卿

卒

贈吏部
尚書

徐晦

字大
章

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

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

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
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
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
如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
別德輿嘉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
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
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
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爲晉州刺史入拜中
書舍人寶歷元年出爲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爲工部侍
郎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

郎五年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強直不隨世態當
官守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沈廢以禮部尚書
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
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
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宏太宗重魏徵
而委元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
司空治民斯爲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謹言
鬱爲佳士如數君者實爲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概搏擊爲優彌綸則隘夏卿獎

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唐書卷第二百十六